

雨落茅山

卢小东

辛丑仲夏日，我与同行冒雨去茅山。茅山，鄞南平原上的第一座小山。我初次来，以为远远便能望见，谁知一直到下车方见到真容。建筑物太多，把原本就不高的茅山遮挡住了。

我们是来瞻礼茅山上的范钦墓。

大巴开不到山脚下。一行人走了一小段路，路边有厂房，以及各种参差不齐的房子，以及一片荒草摇曳的空地。这段毫无修饰的路，确实是通往范钦墓的必经之路。

雨愈下愈密，我看见范钦的墓了！雨中的范钦墓，沉寂如山。墓前拉着一条村人挂上去的红色横幅，很醒目。但这并不能遮住范钦墓的如许沉默。

范钦先生，雨下在你的墓地，也淋在我们头上。我们来看你来了。

茅山范钦墓，至今已风风雨雨五百年。墓址系范钦生前亲自选定，并营造了寿域。他80岁去世，又过了若干年，于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，由他的孙子范汝楠主持，择吉落葬于茅山。墓内三椁，范钦与夫人袁氏、侧室徐氏合葬之。墓志铭撰写者为吏部尚书甬上沈一贯。

范钦住城内月湖，家墓有两处：望春桥横山里及集士港的溪隐庄。他为何还要看茅山做身后归宿？

这可能与他命运的变故有关。范钦人生轨迹的一个重大改变，在嘉靖三十九年，55岁时。

是年八月，范钦升任兵部右侍郎，成了三品高官。他是凭自己出众的考绩获得的升迁。之前范钦官南赣巡抚三年，节制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湖南四省，指挥进剿入侵漳州、海丰等地的倭寇，大获全胜；又擒获流劫四省的大盗冯天爵，地方受骚乱多年，自此安宁。

范钦任职兵部，正欲施展才干，不料仅两个月，遭到弹劾：“新任兵部右侍郎范钦抚南赣时，黷货纵贼，贻患地方”，贪财又放任盗贼，罪名不轻，却又没具体事实。嘉靖帝因此下旨“钦回籍听勘”。范钦就这样蒙冤削职，回家终老。至于调查的最后结论，是在万历二年范钦69岁时发来宁波的，圣旨：“范钦既勘明无干，准致仕。”什么事都没有，准许你退休。

自27岁中进士出任随州知州，范钦当了近30年的官。之前曾因得罪权贵郭勋，受廷杖，下诏狱，幸好较短时间内洗清了冤情。而此次“回籍听勘”的遭遇，已让范钦欲哭无泪，欲报国而无门。壮志未酬的遗憾，从此隐于范钦心中。直至临终前，他感慨万千，挥笔写下《自赞》，不可抑制地表达了自己对人生对官场的看法，其中的愤懑与豪情，凌厉喷发在这篇不到六十字的文字里。

然而范钦有自己的志向。既然官场容不下他，他就选择看淡，去官之际写下“携衣大笑出门去，茫茫天地一浮沤”之句，其潇洒决绝之意，正可浇胸中块垒。居家的第

我与应锦强相差六七岁，能成为同学，要拜时代所赐：他读中学时遇上了“文革”，我高中毕业后大学还没有恢复招生。我们是1985年宁海县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首届毕业生。三年苦读，如期毕业的，我偶算是幸运儿。

我与应锦强还有一层同事关系。1980年至1995年间，我在省汽车运输公司宁波分公司宁海汽车站工作。汽车站原本属于国企，有独家垄断优势，后来随着运输市场放开，汽车站光芒不再，企业经营甚至出现严重危机。就在这时，应锦强被任命为总经理。岁月悠悠，好多事模糊了，我只记得两件。一是租赁车辆运行。应锦强接手公司时，从汽车站开出的车辆已是破旧不堪，犹如没落的富家公子，架子尚在，衣衫破烂。人们盼望汽车站能够旧貌换新颜。可当时国家对于县级国有企业没有太多的扶持。我记得几次与应锦强一起去市里银行贷款，都吃了闭门羹。贷款需要抵押，汽车站当时没有可供抵押的财产。只有一家银行提出可以车辆租赁的方式间接贷款。这真是个好主意，即新购车辆的财产权属于银行，汽车站按期给银行缴纳租赁费。当年，宁海汽车站拥有了七八

二年，他开始营造天一阁，历五年，天一阁藏书楼正式落成。多年的夙愿，罕见的杰作，恰恰是在罢官后实现了！朝廷少了一位能吏，世间多了一座光耀千古的私家藏书楼。

宁波更有他的朋友圈，例如跟丰坊的借书抄书。与其过从最密者，则非张时彻、屠大山莫属，此二位较范钦年长，三人遭遇相同，性情相得，时称“东海三司马”，甬城周边的一应名胜，几乎都留下过他们结伴而游的足迹。

“城南十里寺，洞壑俯清幽。偶尔探奇去，居然听法留。”此范钦《柬茂秦》的诗句，记述他在某寺院的留连，虽然仅写明“城南”，我极以为此寺是指普安寺。普安寺在茅山南麓，初名茅山院，始建于五代，北宋治平元年赐今额。比普安寺更早的故事：汉代时，道教界翘楚茅盈、茅衷、茅固三兄弟，来茅山炼丹修道，又乘鹤离去，留下了炼丹洞、化鹤湾的遗迹。茅山小似卧牛，孤零零一座，无山重水复之胜，但因它有神奇的传说，渐成为一方道释宝地，功德殊胜，松柏森森，历代文士吟咏不绝。范钦几次考察体验，三茅真君的仙风尤为宁波他处所无，心生大欢喜，某日

一气写下《过茅山普安院四首》，其中第四首的“一丘吾已得，千载足寻幽”之句，被认定是他选定茅山墓址的明证。

范钦原本便信道释，遭谗蒙冤之下，更欲从宗教中获得慰藉。他可能更好道教。按全祖望《天一阁碑目记》中的说法，藏书楼的取名，是因范钦得到吴道士龙虎山天一池石刻，受此启发，即命之为天一阁。还有人作过统计，范钦所藏的大量手抄本中，释家相关仅11种，道家达170种。

现在茅山上，已看不到前人所写“松荫抱竹叠翠”的景致，但山一侧成片的树林，依然给人以肃穆之感。范钦墓在半山，朝南，比寻常墓大一些，坟顶长满草，雨水下的野草尤见凄清。墓碑横书“明兵部右侍郎范钦墓”，当代书法家张令杭题。墓为20年前重建。墓旁放着数块石雕残片，据称是原墓的构件。

我问当地文保员郭毛银先生，原来范钦墓是啥样子。74岁的老郭说，范钦墓俗称“五台坟”，即依山坡而建为五层，可见其气势与三品官员的地位相匹配。每层呈长方形，均有石栏围住，两边设有石阶。其中第四台为拜祭台；第五台为墓穴，横向墓碑，两边站立两对石刻文士。墓顶泥土，四周则用砖

砌成月洞门形状，从前放牛娃会在月洞门躲雨。五台坟前，还有一连串前缀设施，依次为水池、牌楼（刻有对联）、一所院子、五间墓庄（守墓人居所。宋代守墓人范阿大老太太，现住茅山村）。院子北门开出一片平地，两边分立着石笋、石羊、石狮子、石马，然后才见五台坟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民间起了一种荒诞传说：五台坟主的头颅是用黄金打成。于是盗墓贼蜂起。传上上世纪四十年代，墓已遭窃破坏。贼人究竟从墓内盗走了什么，遗骸是否尚存，均无从得知。老郭回忆，他在1965年见到的范钦墓，已经被掘得乱七八糟，但石人石马尚在，墓的基本格局未变。到了十年动乱时期，五间墓庄成为集体畜牧场及至拆毁，墓碑及墓前石刻全部砸碎用作盖房或造桥，五台坟地则变成了公墓地。

1997年政府在五台坟第五台的位置修缮了范钦墓。后又逐渐把范钦墓地周边的其他坟墓迁出。

我们打着伞，在墓前低回良久。有人在讲述宁波的书籍古今，有人作三鞠躬，也有人在读右侧的一方小碑，上刻范钦的《自赞》：“尔负尔躯，尔率尔趋。肮脏官海，隐约里闾。将为齟齬之厉，抑为嫫嫫之愚乎？古称身不满七尺而气夺万夫，陆沉人代而名与天壤俱，盖有志焉而未之获图也。吁！”

而范钦应该徘徊在云端。五百年以来，他的气息应该散落在茅山的每一场雨里。在来访者不在场的更多的雨天，淅沥沥的雨将是空旷茅山的唯一声音。我在想，以后如果我去天一阁游览，我的脑海里必定会浮出茅山一角：那是沉寂在雨中的范钦。

一大早起来，她换上新买的套裙，然后用女儿的化妆品化了一层淡妆。丈夫新奇地看着她，好像不认识似的。她第一次这么认真地打量镜中的自己，皮肤细腻，皱纹不多，似乎并不显老。化妆之后，脸上更添了一道神韵。而想到即将面临的发言，心又怦怦直跳起来。

她是一个失败的老师。当年师范毕业后分到这所小学，她在一群女教师中极不起眼，除了相貌平平，站在讲台上也不自信。她讲课总离不开课本，不然就会“卡壳”。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经常为难她，令她手足无措，好几次都被气哭了。她先教语文，然后改教副课，最后学校干脆叫她去管图书室。

这么一来，倒是解脱了。她给每本图书贴上标签，登记造册，书架收拾得整整齐齐。偌大的图书室，经常就她一个人，她环视周围的图书，犹如园丁坐拥满园鲜花。当然，也有难熬的时候，看着同事们评上职称，成为教坛新秀、名师，在台上介绍成功经验，她就黯然神伤。渐渐地，她也想开了。一到学校，一头扎进图书馆。她爱看书，也喜欢爱看书的人，悄悄记录着每位师生所借图书的类型，然后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予以推荐。学生跟她很亲，中午去餐厅的路上碰到，大老远就招呼开了。同事们有需要的书籍和资料，打一个电话，她就用心帮助寻找。

随着阅读量的增加，她慢慢觉得心里有了底气。其实，她是多么喜欢孩子、热爱上课啊。可是，她快退休了，哪里还有机会回到讲台呢？

去年，一位老教师退休，学校按惯例让老师上台发言，然后校方再总结几句，热热闹闹开了个欢送会。那时候她就想，接下来该轮到

自己了。为此她早早准备起了发言稿，写好读，读后改。这发言，不能太长，时间得控制在五分钟内。语言既要平实又要精练。不能照稿子念，要讲得自然、得体。讲的时候，前鼻音、后鼻音、翘舌音、平舌音一定要分清楚。否则，年轻老师会想，怪不得她没当成老师，原来，普通话都没过关呢。

没人的时候，她在图书室一遍遍地“试讲”。她在这个学校干了四十年了，除了工作头几年给学生讲过课，以后不论哪种场合，再没上台说过话。这最后一次，她一定要好好珍惜。

一切准备妥当，激动人心的一刻终于到来。

校长让人关了灯，拉上会议室窗帘，先播放了一个短片。整个片子，她是主角：她在登记借阅，她在整理图书，她在打扫卫生；然后亮出了一块块学校颁发的奖牌，每一次图书室测评，都是满分；最后，师生代表、领导谈对她的印象。短片的解说词，写得情真意切，文采斐然。

整个会场鸦雀无声，有的老师开始偷偷抹泪。片子结束，灯光亮起，两位新入职的老师捧着鲜花来到她面前，献花。校领导走下台，和她一起在会议室中央合影。所有老师拿出手机拍照。为了这个片子，大家几个月前就忙开了，参与的有老师有学生，被评为省特级教师的黄老师还专门送上了祝贺的录音。这一切，都是偷偷进行的，她本人蒙在鼓里。

她回到家里，老伴问她：“今天上台发言了吗？”她说：“可以说上了，也可以说没上。”老伴不明白意思，愣了半晌。

看到自己改了又改的讲稿，刹那间五味杂陈，她忍不住抽泣起来。

□小小说

讲台

赵淑萍

西瓜田边的想望

秦钦儿

村里蔡老三家的瓜田就在我家门口，头年种油菜，次年改种西瓜。田埂边搭了个瓜棚做样子，瓜主人很少来守夜，却拜托我的父母帮忙照看。这样一来，父母再三恐吓我：要是敢碰那些瓜，就折断你的指头！毕竟瓜田李下，何况人家还给予重托。

那时候的我跟着村里的野孩子干过不少坏事，刨苞、踩藕、拱荸荠、偷甘蔗、掰玉米棒子，或者趴在田埂上，剥田埂上的嫩豌豆荚吃，剥到一颗豌豆米不剩，只留着空壳在藤上……没有零食的年代，乡村的孩子全是田鼠，野地里到处打洞地偷嘴，除了过嘴瘾，还过了“偷瘾”——干坏事总有一种自以为没人知道的侥幸的刺激。

我唯一没有偷过西瓜。西瓜就长在我眼皮底下，一天天欢快地成长。我以一种无比虔诚的耐心静候着，上学、放学之余一天三趟跑去看那些瓜。

从栽苗到抽蔓，开花、结果、成熟，直至采摘，整整三个月。那些瓜苗自从第一片叶子舒展起，迅速以包围之势在瓜田里肆意扩张，差不多铺满田埂了，就开始伸蔓了，许多细小的蔓丝卷曲着四处乱蹿。第一朵雌花现蕾了，起先只是指头大一点的瓜蒂，末端兴奋地开出黄色的小花，继而花落了，西瓜渐渐长成拳头般大小，褪去白色绒毛，果实便以惊人的速度膨大，里面看不见的果瓤、汁液不断地鼓突、膨胀、充盈，直到将碧绿的瓜皮撑得滚圆油亮，裂出一道道花纹来才肯罢休。对了，西瓜就像那孕妇的肚皮，一天天大起来，却又是动不动声

人大代表。

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，标题是《吹口哨的总经理》，讲述应锦强的情怀。我自离开运输公司后，潜心于文学创作，每出一本新书，应锦强总是第一个表示祝贺，出的书多了，他就鼓励我去冲国内文学大奖。对于县里的文化事业，运输公司一直慷慨解囊。比如宁海县最大的文化旅游项目——中国徐霞客（宁海）开游节，已经举办十多届，届届都有来自运输公司的项目赞助。我担任主席的县作家协会第一届会员大会，会议经费就得到运输公司的支持。在宁海，应锦强的运输公司至多算是中小型企业，他们却以微小的力量，助力全社会的文化追求，这是许多企业家难以企及的境界。

今年6月中旬，应锦强因脑梗医治无效去世。消息传来，我无法相信。6月17日，在其遗体告别仪式上，我泪如雨下，悲而作诗：

一个理解我的人去了/像是叶子离开了树/这棵树从此不完整了……/我清然泪下/那是叶子与树分离时/流出的汁水，浓于血/叶子离开了，让树如何办/尽管树会努力着拼命着/长出新叶，活下去/可叶子不再是原来的叶子……



良宵

水贵仙 摄

叶子离开了
让树如何办

浦子

辆崭新的客车，成为小县城一道亮丽风景线。

另一件事是，加大车辆运行距离，陆续增设城乡长途班车和省际班车。此举搅动了县内的运输市场，遭到其他公共汽车公司的阻拦，我当时也是屁股指挥脑袋，写了一篇《城乡方便车》，发表在宁波和省里的报刊上，主题是：宁海汽车站这一举措方便了农民进城。这下可难住了交通管理部门，因为左右皆是下属的运输企业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后来县政府出面调停，给两家公司划定城内的运行路线。尽管这样，仍然矛盾不断，直到原来的两

家县属运输企业与国有运输企业合并，成立新的运输公司，这一矛盾才算彻底消除。新的国有运输公司成立后，应锦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。

1995年下半年，汽车站实行改制，即由原来的国有企业转为民营企业。按照县里的规定，新企业可以按20%比例，让部分员工下岗待业。以应锦强为董事长一举措方便了农民进城。这下可难住了交通管理部门，因为左右皆是下属的运输企业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后来县政府出面调停，给两家公司划定城内的运行路线。尽管这样，仍然矛盾不断，直到原来的两



自说自画

谁的人生谁做主，养成“多肉”别叫苦。这个夏天，不再在室内养多肉了，多去阳台底下种种草，即使不曾花香，那也随风吹拂。

陈挥 文/图